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张磊战争题材小说自选集 / 张磊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9  
ISBN 978-7-5057-2888-2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7412号

书 名：张磊战争题材小说自选集  
作 者：张 磊  
出 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 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10×1000毫米 16开  
15印张 230千字  
版 次：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9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057-2888-2  
定 价：28.00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 编：100028  
电 话：（010）64668676

## 目 录

作者自序 001

**永不磨灭的番号** 003

(同名电视连续剧原著版)

“咱们为什么打鬼子，因为咱们都是血性爷们儿，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我们的番号，中华民族就是我们的番号。……今天独立团是拼光了，但中国人会被小日本打败吗？不会，中华民族这个番号永远不会被别人灭了。”

十八万。

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他们可能想不到，五十年后的中国人，在朝鲜再次迎战各大强国组成的联军，并从鸭绿江开始，将他们赶回到了三八线以南。

我还记得有个老兵回忆，当年他所在的部队几乎疲惫到了极点，一口气继续朝敌人的纵深攻击前进。直到命令来了，让原地休息，上头才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打过了三八线！

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到抗美援朝，中国人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从一个极其孱弱落后的窘境当中挣扎出来，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血流成了河，头颅堆成了山，四万万同胞组成了一个战斗团队，时刻不停地用自己的血肉去搏杀钢铁。

独立和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

这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于是就开始尝试着用小说的形式，用我的方式去重新讲述出来。

本书记录了这么一些人，他们如你我一般平凡，他们大部分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在大厦将倾，沧海横流的那一刻，他们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这些老实巴交，很多也许不认识字的中国人，就如同泥地里、草丛中最普通、最坚硬的青石一般。单个个体，或许很不起眼，但当他们列成了一个战阵，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民族血战到底的基石，也变成了我们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

每个百姓就是中国，每个人民就是胜利。

无数个愿意以死报国的老百姓，无数个愿意浴血沙场的男人，构成了一支不会被任何外侮征服的钢铁之师——中国！

送两门。

昨天还是饿得快要路倒的独立团，就这么半年时间一眨眼的工夫阔了起来。阔起来之后窝心的事就来了，以前独立团没政委，这下好了，眼看着能顶个半拉主力使唤了，上头就给派了个政委下来。

政委叫张六斤，浙江人，初小文化，这在八路当中就是个秀才了。个子不高，但却是个炮仗脾气。别看个子小，那胆子大得简直不是人身上长的。前年作战勇敢，白刃战的时候一个人挑死了三个鬼子，也负了重伤。上头送他去抗大学习学习。半年前回来的，口袋上插了支钢笔，这就颠颠地骑了头毛驴来李赤水的独立团报到。

刚到独立团的头一天，这团长和政委就怏起来了，起因很简单，张六斤有点儿瞧不上独立团。

等几个战士护送张六斤快到独立团防区外围的时候，独立团早有俩个骑着快马的后生过来接。那边防区的兄弟朝这边一敬礼，这边在马上一还礼，这就算把人平平安安地送出了自己防区。

这边派过来接张六斤的看了一愣，堂堂的政委怎么骑了头驴啊。说起来气不打一处来，从抗大走的时候，按照团级干部的级别，张六斤领了一匹马。那马真是匹好马，浑身没根杂毛，枣红色，人家都说别是关二爷的赤兔马吧。

马绝对是好马，要不是好马，怎么到了旅部就被旅长一眼相中了呢。马留下，警卫员！

有，首长啥指示！

那个，去马夫老刘头那儿，领头驴。看什么看，你个政委，骑那么好的马干啥，旅部直属的骑兵营现在缺马，就当你送我的吧。

就这么着，赤兔马被扣了，“关二爷”骑着驴憋了一肚子气。

等看到这两位来接张六斤的战士，张六斤也就自然没什么好脸色了。什么破独立团，怎么接人就派两个人，分明是不给自己面子。张六斤一路上绷着个脸，他本来脸上就受过伤，脸是歪的，缝伤口的时候没缝好，嘴角是往下斜着的。不熟悉的人猛一看他能被吓一跳，熟悉的人看着张六斤脸一冷，心里也得哆嗦一下。

修一个昼夜居然给修好了。这把李赤水气的，站在院子里指着工兵排长刘大毛鼻子骂了半个多时辰，差点没把刘大毛祖宗八代给来回骂了一遍。

刘大毛以前是东北的矿工，摆弄炸药是把好手。后来参加了东北军，九一八之后他跟着部队撤到关内。后来万毅的部队参加了八路军，刘大毛也就成了八路。独立团成立的时候，其他部队支援战斗骨干，就把刘大毛支援过来了。说是战斗骨干，其实说白了就是各个部队的刺头，有点能耐，但军事主官辖不住，索性就支援了。

等刘大毛到了独立团，李赤水知道他会摆弄炸药，立刻就提干当了工兵排排长。后来那些刨公路、埋地雷的好戏都是刘大毛带着兄弟上去演的，李赤水也慢慢把工兵排真当成了骨干。这次哪能想到刘大毛居然没把桥给炸断，让鬼子一昼夜就给修好了，那还客气得了，就差把刘大毛摁在地上揍上几枪托解解气。

刘大毛也挺委屈，命令下得太晚，他带着兄弟赶到桥下的时候鬼子的卡车就已经到了几公里外了。工兵排是一边放枪阻击一边布设炸药的，结果炸点没选好，四个桥墩只炸塌了半个。鬼子拿钢筋垫上石头，外面绑上铁丝，一个昼夜就修得能跑卡车了。

李赤水骂刘大毛是假，指桑骂槐冲着张六斤来气是真。你张六斤不是能折腾嘛，不让炸桥，说是炸了之后部队不好机动，以后还得费事修。这下不费事了，两下一耽搁，命令下去晚了，桥也没炸掉，鬼子卡车直接就冲着咱们来了。

张六斤听着李赤水在边上骂，自己脸上也绷不住了，心里说你老李有啥牛的，不就是在我面前摆老资格吗。你看不起我张六斤，我就偏打个硬仗给你看看。

第二天一早，张六斤以团政委的身份下到阻击的一营。这次把一营长陈老拐给折腾惨了，李赤水团长要求一营据险阻击，但不能和鬼子硬碰硬。一营都是独立团的骨干，枪支弹药最充足，他李赤水其实不想自己拿一营和鬼子来个鱼死网破的。但一营不打也不行啊，一营挡不住，其他几个营就没办法从侧翼迂回鬼子。那这仗就真的虾米了。

陈老拐本名叫陈福顺，他的腿在三八年受过伤，走路有点跛，时间长了大

距离打他。你放心，鬼子不敢离开主要道路死追着你不放。”李赤水把望远镜递给了副团长丁三福，团里就一个望远镜，所以两个人只能合着用。

丁三福看了一下地形，领着一营剩下的一百多人走了。

此时因为联系不上，独立团的二营和三营还在执行第一步作战任务，那就是从后翼包抄鬼子，威胁他们的退路。所以李赤水很清楚，现在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鬼子凌厉的攻势迟缓下来，让鬼子没办法长驱直入地直扑独立团团部。一旦鬼子的后防线被威胁了，那他也就丧失了凌厉的攻势。

鬼子靠着优势火力轻易得手，骄横地不等后面炮兵赶过来就朝前面急行军。打头的一辆卡车上上面装了二十多个鬼子，两挺歪把子机枪架在车厢顶上。卡车耀武扬威地开了过来，李赤水看到鬼子的卡车卷着尘土越来越近，朝二十多米外的刘大毛挥了挥手。

轰隆一声，第一辆卡车的鬼子还没弄明白咋回事，整个卡车的车头就被炸得碎片横飞，驾驶座上的军官和驾驶员当场毙命，车厢上的鬼子也被炸死炸伤好几个。

尽管遇到了地雷的伏击，但鬼子并不慌乱，车厢里的鬼子跳下车就地卧倒。整个车队停了下来，鬼子的指挥官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荒凉的山坡上只有枯草和石块，望远镜中看过去一片枯燥的土黄色。

指挥官放下望远镜，他扭头让身后的士兵赶紧找工兵到前面来扫雷。这时嗖的一发子弹贴着他的肩章就擦过去了，指挥官动作利落地扑倒在地。这下鬼子没几个再敢探头了。指挥官恼羞成怒，指挥刀朝前一指，鬼子的机枪朝着子弹打过来的方向扫射。

因为不知道李赤水他们的位置，所以鬼子基本上是在盲射。李赤水踏踏实实地点上烟袋，他有的是时间，不怕和鬼子慢慢耗下去。但鬼子的位置就很麻烦，一长溜的车队都被地雷堵在路上，要是独立团有火炮，一轮炮火急袭下去准得报销一半。

没过一会儿鬼子的工兵就过来了，并排四个工兵拿着圆环探雷器小心翼翼地在地面上搜索着。李赤水一边抽着烟袋一边扒拉开枯草观察着土路上鬼子的动静，他看着鬼子小心翼翼的样子就想乐。他知道最前面埋的地雷鬼子根本探

不出来，因为压根不是铁的，都是拿陶罐里面混装上炸药和碎瓷片做的。而且装药很足，只要一炸，基本上正上方三米范围内的人不死也得重伤。

四个工兵探了半天也没探出地雷在哪儿，然后又朝前面走了几步，这时他们已经站到了陶罐地雷的正上方了，只听到一声巨响，地面腾起的气浪将四个鬼子撕得粉碎，残肢断体四处横飞。

这下把鬼子给炸蒙了，因为工兵居然没探出踩在他们脚下的地雷。指挥官不由得觉得后脊梁凉气直冒，他命令几个士兵把地上的残肢收集起来，然后又派出一组工兵扫雷。

尽管这组鬼子胆战心惊的，但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这次李赤水没让引爆陶罐地雷，他知道这组鬼子已经吓破了胆，所以不会将道路两侧都扫得很仔细，他等的就是这个结果。

果然这组工兵没有发现埋在道路两侧的地雷，而那些地雷威力更大，都是拿铁皮子弹箱子改装的，里面还装了废铁片。工兵沿路扫了两百多米，然后挥手让后面的步兵跟进，李赤水看到这里才把旱烟袋摁灭了，他知道该等的机会到了。

五十多个鬼子作为尖兵猫着腰朝工兵走了过去，这时路两边的地雷一起爆炸，一时间烟尘四起，爆炸声震耳欲聋。整个道路都被爆炸的烟尘笼罩着，被炸碎的鬼子残躯散布了一地，负伤的鬼子不住哀号。

鬼子的队形一片混乱，李赤水一声令下开打，顿时枪声大作。这次把鬼子彻底激怒了，鬼子的指挥官举着指挥刀，一百多个鬼子爬上山坡，朝着李赤水藏身的方向冲了过来。

李赤水一声令下，团部警卫排和团部文书、伙夫放枪的放枪，投弹的投弹。此时不光这边打了起来，埋伏在杨树林里的丁三福带着一营剩下的一百多号弟兄也开始朝路上的鬼子开火。鬼子顿时受到来自道路两侧的密集射击。

路上的鬼子立刻分出部分朝丁三福这边进攻。丁三福也不恋战，在鬼子冲过来的路上又一口气打倒了十几个鬼子。眼看着鬼子冲近了，丁三福带着部队迅速转移。鬼子冲进了林子之后也发蒙了，他们不敢脱离主力孤军深入太远，只是噼里啪啦地乱打一气，然后又撤了回来。

壮惨烈的血拼厮杀。

首长用红蓝铅笔上蓝色的那端重重地画了两个道，“这是你们要进行阻击的防线，小王庄关系冈村宁次进攻部队的侧翼安全，他肯定会派出重兵进行争夺。而你们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里。”

“首长，要是守不住可咋办，我们下一步撤退到哪里？”李赤水觉得自己的独立团目前要是和日军的精锐师团对抗还是有差距的。

“老李，你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因为小王庄一旦失守，鬼子就能长驱直入，而在你们后面，就是咱们的八路军总部。”

“啥，首长，你说啥。”李赤水觉得自己的脑子里面突然嗡了一下，老天啊，八路军的总部在后面，而自己的这个刚刚喘过气来的小小独立团能否坚守住？能否将鬼子挡在小王庄？能否保证总部的安全？

无数个疑问都指向了这个任务，指向了他李赤水，指向独立团这一千多号兄弟。

“没错，就是八路军总部，这次冈村宁次就是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其他部队距离太远，我知道这个任务对于你们独立团来说实在是太艰巨了，但没有办法，我现在无兵可用，只有你们位置最好，所以独立团必须守住小王庄，大家别忘了，总部就在你们后面。”首长斩钉截铁地说。

整个作战指挥室里鸦雀无声。

首长环顾了一下，“后面还不只是总部机关，还有家属、新华社、辎重、后勤，嗯……还有好多文艺团体里面唱歌跳舞的小丫头。你们看看，还有啥要求，尽管提。”

“能给我们补充一部分枪支弹药吗？另外，要是迫击炮就更好了。”李赤水沉吟片刻，然后说道。

“这个问题，我尽快落实，还有其他要求吗？”

屋子里一片沉寂，每个人都在狠狠地抽烟，从外面透进来的一柱阳光下烟雾萦绕。

张六斤好像下了天大的决心一般猛地站了起来，大家都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张六斤咽咽吐沫，喉结上下的滚动着，他看看首长，又看了



看屋子里面其他人，“首长，我来独立团时间也不长，其实没啥要求提，上级首长布置的任务，我们独立团保证不打折扣地完成。只是……”说到这里张六斤好像有什么东西缠住了舌头一般，立刻吞吞吐吐起来。

“有啥要求你就提嘛，婆婆妈妈的，你想急死老子啊。”首长的语气中似乎有了那么一丝不耐烦。

“首长，政委可能是想要人吧，是不是啊？政委。”看到首长有些不快，副团长陈锋连忙站起来打圆场。

“不是，首长，我不要人，我就想要个番号。”张六斤鼓足勇气说道。

番号？

是啊，这番号一直是大家心里的疙瘩，独立团是八路军的地方部队，谁都不拿正眼看，大家做梦都想要个八路军主力的番号啊。

首长没有说话，大家眼巴巴地等着。

“首长，别的不图，我张六斤生来就是个不怕死，死了没什么，为了革命嘛，我就是想让首长答应，不管这仗下来，独立团还剩下多少弟兄，看能不能把独立团的番号改成咱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番号。我们做梦都想当上主力啊，不想死在阵地上还是个土八路。”张六斤语气有些激动，他一边说一边紧张地拿手搓着裤线。

“首长，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我李赤水生是八路的人，死了也是八路的鬼，就算死，咱们独立团弟兄们的魂也缠着鬼子不放。”

首长知道一个番号对于这些八路军地方武装指挥员的意义，他看着这些即将浴血杀敌的部下眼巴巴地等着自己来答应他们这个最后的要求，一时间首长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首长端起茶杯，似乎想要喝点水下去，好润润嗓子答应他们。

茶杯被慢慢举起，但还没喝就被重重地放下。

“好，我答应大家，不管这仗打完了独立团还剩下多少人，都编为旅里面的主力部队，整编后授予新编某团番号，具体番号到时候根据作战序列来定。不管这个团是不是打光了，这个团的番号都会保留，不会撤编，这个团的番号永远不会消失。”首长语气凝重地一字一句说道。

一鼓作气拿下这片阻挠他们前进的阵地。

日军指挥官命令炮击暂停，他想让工事里的中国人跑出来救护自己被炸伤的战友。等人都离开了工事再进行炮击会造成更大的杀伤。硝烟慢慢散去，对面阵地上空无一人。指挥官静静地观察着。突然他发现了惊人的一幕，几具日本兵的尸体被堆成了一个垛子，而在垛子上赫然插着一面红旗。

他惊呆了，中国军队难道永远不知道向强大屈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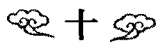
轰轰，几炮打了过去，红旗不见了。指挥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时望远镜里出现了一个瘦削的中国人，他两只手高举着一面被炸得满是弹孔的旗帜，不屈的双臂组成了一个指向天空的V字形。昂扬而挺拔的身躯，分明在张扬一个民族昂扬血性的精神。

边上的日军炮兵参谋示意火炮继续开火，但被指挥官制止了，他要让步兵的刺刀结果那个敢于挑衅的中国人。要让中国人知道日本军队即使不依靠炮火照样也能攻陷他们的阵地。

雨又开始下了，哗哗的雨水冲刷着阵地上的鲜血。这群铁血男儿留下的热血缓缓流向国土，拥抱着生他们养他们，而他们最终用生命誓死保卫的土地。

二营、三营并四个连的兄弟静静地等待着朝阵地上冲锋的鬼子，他们并肩，他们孤胆。坚毅的目光，不屈的表情，蓬勃的心跳，强忍住的泪水，发自胸膛的愤怒。

四百个弟兄用生命呐喊出一个声音：你来吧，我就这一百多斤，二十发子弹，一把大刀。你来吧，哪怕我们是群土八路，哪怕我们穿着草鞋饿着肚子，哪怕只有这血肉之躯来对抗你的机枪、大炮。小鬼子，你来吧，爷们早他娘的磨亮了刺刀等着宰你们呢。



雨越下越大，小王庄外围整个变成了大泥坑。鬼子冲锋的时候不断有人滑

造机枪就是不娇气，比鬼子的歪把子强多了。

李赤水朝着冲过来增援的鬼子开始扫射，一下子就打倒了好几个。他一边打一边不时观察着阵地上的动静。通过刚才的肉搏战，鬼子占据了阵地北面一线，看来小王庄外围阵地是守不下去了。

增援的鬼子由于没有受到有效的压制，很快就陆续冲上了阵地。阵地上面此时兵力对比已经呈现了严重的一边倒，李赤水拔掉机枪弹匣，开始朝北面一线的鬼子扫射。他打得很冷静，基本上是短点射为主，而且专瞄着枪管上绑小旗子的鬼子打。

而阵地上的兄弟开始慢慢地由政委张六斤带着开始朝小王庄里面撤退，还有一部分兄弟用手榴弹阻击住了顺着工事压过来的鬼子。李赤水看着兄弟们陆续撤离了外围工事才带着几个兄弟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回头抱着机枪扫射。这挺轻机枪在李赤水手里被用得出神入化，几个追过来的鬼子被拦腰扫倒在地。

李赤水一路狂奔，子弹嗖嗖地擦过，他扶着一个腿被打伤的兄弟边打边退终于后撤到了庄子里的工事中。在庄子边上，有个红砖两层小楼的镇公所。自从抗战打响，镇公所基本上被废弃了，独立团的兄弟们将镇公所构筑成了一处坚固工事，居高临下朝尾随过来的鬼子射击。

鬼子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一处工事，顿时在一片开阔带上丢下了十几具尸体。但鬼子丝毫没有后退，而是在远处竖起掷弹筒朝镇公所轰击。

“节约子弹，注意打他们的掷弹筒。”李赤水嘱咐边上的机枪手，话音未落一枚榴弹落在墙上，顿时屋里被震得直往下掉土。

李赤水直往外吐嘴里的土，这时王小栓跑过来找到了他。“首长，政委……政委他好像不行了。”

“啥，你说啥？”李赤水听愣了。

两个人跑到楼下，十几个人正围着政委张六斤。李赤水拽开几个人挤到了张六斤身边，张六斤浑身是血靠着墙坐在地上，边上几个兄弟在帮他包扎。看到李赤水过来，他示意兄弟们不用包扎了。

“老张，我安排几个人背着你突围出去，你要挺住啊。”李赤水坐到张六斤边上，拉着他的手，他感到张六斤的手冰凉冰凉的。

张六斤嘴唇已经完全没有血色了，他艰难地咽了口吐沫，然后从胸前残破的军服口袋里摸出一个油纸包。“老李，我欺骗了组织，我以前偷偷娶了个地主家的丫头，现在他们一家迁到了重庆，照片后面是地址，你要是有时间就去看看我儿子，跟他说，要长出息，长大了当兵打鬼子。你要是将来生个闺女，我们两家可以攀个亲家。”

“老张，你别熊啊，你他娘的挺住，王小栓，带几个人护送政委撤退。”

张六斤使出最后的力气拉住李赤水的胳膊，“不用了，老李，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知道自己现在啥情况啊。你听我说，答应我，替我看看我儿子。”

“好的，我答应你，我还生个闺女，咱们两家攀亲家。”

张六斤咧开嘴，很灿烂地笑着，血顺着嘴角向下淌。“还有个事儿，等打完了仗，一定要帮咱们独立团要到一个主力部队的番号，咱们一定要升成主力，老李，这个事就拜托你啦。”

李赤水就觉得自己的心窝子好像有几辆大车的铁砣在往上砸一般，“好，好，我全答应你。”

“我这就放心了，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还一起打小日本。”张六斤挣扎着想行最后一个军礼，胳膊缓缓地举了起来，越举越慢，最后无力地垂向地面。

独立团政委张六斤带着很灿烂的笑容离开了，他的瞳孔慢慢放大，映在他眼中的自己战友的面容慢慢变得模糊，最后只剩下了无边的黑暗。

围着他的兄弟们泣不成声，大家一起摘掉帽子，默默地朝着张六斤行军礼。

李赤水良久才放下行军礼的胳膊，然后扭头对副团长陈锋说。“清点人数，收集弹药，准备应付鬼子的下一轮进攻。”

## 十一

陈锋的胳膊上受了伤，脑袋上也缠着绷带，“是，团长。”然后分开众人走

中华民族这个番号永远不会被别人灭了。”

兄弟们表情肃穆，眼中有泪，李赤水的话仿佛说到了大家的心窝里。

“今天咱们拼死一战，就是要打出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让小日本看看，中华民族这个番号不是他们能够灭掉的。我现在命令，独立团全体准备，对小鬼子发起进攻！”

烈火中，独立团三十多个铁血男儿端着步枪举着大刀朝着鬼子的防线冲了过去。

钢铁和鲜血，枪管子打红了，血流干了，热血男儿端着刺刀卷着火冲向鬼子。枪托砸、刺刀捅，抱着鬼子扭打在地上把手榴弹拉响。自己兄弟的血在心里燃烧着。

中枪倒在地上的，就往阵地上爬，就算是爬，也要爬过去和你们这些禽兽同归于尽。端着步枪的在忍着热泪，兄弟，你慢点死，血流得慢点，等我多杀几个禽兽为你报仇，等我多杀几个鬼子就来找你。

兄弟，我来了，我的魂魄跟你一起，咱们一起保佑突围出去的兄弟，兄弟，我来了，我来陪你了，咱俩还在一起，咱俩喊着操走着队列一起黄泉路上做个伴；咱下辈子还当中国人，就算咱国家穷点，咱不嫌弃。

下辈子还当独立团的兵，等小鬼子再打过来，咱还穿上军装揍他娘个狗日的。

冲锋，为了这个永不磨灭的番号冲锋。英勇的中国人，在泥泞里、血泊中厮杀了长达八年之久。而这些将士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中华民族，这个番号将永不磨灭，子子孙孙的永不磨灭！

喊杀声、枪声、爆炸声在十几分钟后慢慢停了下来，日军指挥官看着倒在地上的中国军人不禁肃然起敬。也就是那一刻，他似乎预感到自己所追随的这支军队将注定败于今天他所遭遇到的对手。

周强已经亲自带着一挺机枪到了寨楼的二层，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山丘的延伸斜面。张崎跑上二楼，还没开口，周强已经简单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老张，我看敌人像是来摸咱们实力的，二排和三排的兄弟最好别慌动，我们这十来个人先把他们的排头兵打翻了再说。”

张崎点点头，周强也是老骨干了，这么多年久经战阵，对于日军的这些常规打法很是熟悉，所以他对周强很放心。

“别瞎撑着，注意观察鬼子的大炮到没到，不要蛮干，打不动了就撤下来。”张崎说道。

张崎的想法是这样的：上面的命令让他们守三个小时，看这天色，到时候估计天也黑了。先在第一轮防守中保存一点实力，打掉敌人的搜索部队，他们就会认为七连的主力都集中在寨楼里面。

按照日军的常规打法，他们会用一部正面进攻，然后其他部队从寨楼周围绕过来，从后面把寨楼包围起来，最后靠步兵的不断突击，迅猛地端掉寨楼。

只要日军在阵地前面充分展开，二排、三排就一起开火，射界这么开阔，会一口气将日军压制住。这样一来，一下子就能让日军先头部队遭到一定的损失，一时半会儿不见得喘得过气来，再想进攻的话，会等到后面的主力部队上来再说，到那个时候没准儿七连已经撑够了三个小时，再撤出战斗，沿途逐次抵抗，甩掉敌人的追兵即可。

果然如张崎所预测的那样，日军的排头兵开始三三两两呈疏散队形压了过来，他们很快注意到了寨楼有人，一部分士兵马上卧倒，朝后面叫喊着。其他胆子大的士兵并不太在乎，跳进了稻田里，猫着腰利用低矮的田埂朝寨楼这边靠近。

在他们的后面，整队完成后的日军大部队，调出了一个整建制中队从远处压了过来，他们的指挥官并没有太把这个小寨楼当回事，他命令机枪小队抬着沉重的机枪，尽量前出到寨楼的正面，一旦枪响，就用机枪压制住对方。

前出搜索的日军很是纳闷，寨楼这边毫无动静，尽管能看到寨楼下面的沙包后好像有人，但直到他们逼近到寨楼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对面的山丘以及寨楼都没有丝毫的动静。

张崎不顾枪弹的密集扫射，他端着刺刀要过去和敌人拼死一战。但传令兵马上抱住他，将他摔倒在地。

“滚蛋，老子要跟鬼子拼了。”

“长官，赶紧撤啊，二排和三排还在等着你呢。”

张崎傻眼了，他无法面对这个困境，他应该死在这里的，跟他的一排，跟一排这十几个兄弟死在一起。

但他无法这么做，因为除了一排，还有两个排的兄弟还活着，他要带他们回去，带他们回家……

张崎一声不吭，端着枪，扫射光了弹匣里的子弹，然后拽着传令兵向回跑。

七连的阻击战就这么结束了……一排官兵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 四

逃亡，流浪……

流浪，逃亡……

200师将士兵败野人山，被迫穿越密林地区，朝国内撤退。

这是一场用文字无法表达清楚的悲惨撤军，这一路上几乎到处是自己人的尸体，有些只是匆匆掩埋，有些是在密林中迷路，最终牺牲在那里，再也无人能找到。

他们气壮山河地出国作战，用如此之少的兵力，去捍卫滇缅线，去捍卫这个国家存亡的命脉。

现在他们败了。

此时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几乎只能用无数英雄儿女的血肉来与强敌抗衡，让这个民族得以生存。

活着，是一种信仰，无论如何，活着总是好的。

让很多人看到了战争胜利的希望。

国军方面也开始重新调查张崎带领七连坚守阵地，阻击日军的战斗经过，尽管一排蒙受重大损失，但七连还是按照命令守住了阵地。国军方面觉得既然美国人都发了勋章，自己这边如果没有什么表示，似乎也说不过去。

三个月之后，张崎得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上头决定给他颁发五等云麾勋章。而且要调他到重庆，给各界军民演讲，以激励士气。

发勋章可以，演讲，张崎拒绝了，他很清楚这没什么好讲的。讲什么呢？讲部队在缅甸打了败仗？还是讲一排官兵都没能回来？

这些荣誉让张崎羞愧难当。

他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那些战死的兄弟有没有勋章？

能活着回来，还有了荣誉，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呢？

张崎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一方面是各大报纸轮番过来采访他，按照师部的要求，他必须讲一堆套话去应付这些记者，以激励后方军民的士气。

在张崎的骨子里面，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战争英雄。他不是英雄，他只是活着回来的。那些战死的兄弟才是英雄。可现在那些英雄的遗体还未能带回国内安葬，我还有何面目面对这些勋章和荣誉？

七连现在的兵员数量远远不足一个整齐的连队，而且官兵的身体都还没恢复好，所以训练得很少。除了每天的跑操和下午的拼刺训练，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训练课。

整训地周围的小酒馆里面经常能见到200师的官兵去喝酒，大部分时候没人敢去管他们。他们死里逃生，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去喝喝酒，享受一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张崎进去的时候，酒馆里面坐了不少人，猛一看上去，还以为是200师的食堂呢。张崎找了个角落，点了一盘花生米，要了一壶米酒，开始吃喝起来。

很快，酒馆里一些眼睛尖的官兵认出了张崎，有几个人开始低声议论。在200师里头，对张崎拿勋章这个事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觉得张崎拿勋章无可厚非，人家在全师的最后面，为了保证全师官兵安全撤退，阻挡鬼子三个小时。虽然有一个排的兄弟没回来，那也没啥可



指责的。这不是张崎的问题，这是打仗，打仗没有不死人的。

但大部分人不是这么看的，你带了一个连的兄弟进缅甸，回来的时候成建制的只剩了两个排。难道还有功劳不成？

再说了，你是官长，干什么吃的？打了两三个小时，还猜不出鬼子要调大炮过来？非要一排守在寨楼里头，那不是白白等着喂炮弹吗？跟这种人打仗，那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当然话虽这么说，心里头也可以这么想，但对张崎不满的这些人，大部分也都没什么说出来。因为这就是战争，谁也说不好自己会死在什么地方。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也讲不明白。

很多人打完仗之后，对自己过去的事情绝口不提。因为世间万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痛苦，也痛苦不过战争。

前一分钟还跟你说话的兄弟，后一分钟可能被炸成尸骨不存的一堆血肉，凡是经历过这些人，心里都难免有些无法回忆的东西。

酒喝多了，难免就更加怀念以前的兄弟，那些一起喝酒的兄弟，那些一起生一起死的兄弟。

他们都死了，可我还活着。

他们都死了，可张崎为什么还活着，而且还拿了勋章。非但拿了，还拿了两个，国军发一个，美国佬也发了一个。

凭什么？

“说你呢！看个鸡巴看，你那一个排都没回来，凭啥你拿个勋章。”

“算了算了，龟儿子，你娃喝多了，长官，对不起，这龟儿子喝多了。”

张崎冷眼看了看对方，看上去，朝他嚷嚷的那人是个中年老兵，脸上过多地写满了沧桑和坎坷。

张崎没理他，士兵喝多了发发牢骚很正常，没必要斤斤计较。

可人家不这么想，对方根本没觉得自己喝多了，一扬脖子，把杯里的酒给干了，愤愤地骂道：“龟儿子，老子见这种长官就他娘的来气，靠手下兄弟的脑袋换奖章。”